

我讀

權力的滋味

■ 李 宏 昌 ■

但這些實物細節，不管是褪色的磚塊或是一張情感起伏的面孔，都可使故事的發展順理成章，也使小說本身生色不少。

本書屬中短篇故事，雖不是詹姆斯的代表作，但却可以小窺大。因此要談本書的價值，不如談詹姆斯對人類的貢獻。他不但替小說開創了一個新紀元，而且也為當時社會做過許多有價值的事。沙特認為，藝術創造的主要動機之一當然是要感覺到與這世界「有關係要」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，早已過去。在今日我更欣賞的是「現實美學」。作家在從事藝術工作時，應該負起「社會責任」。卡繆我很欣賞，詹姆斯我也佩服，因為他們都能承擔起社會責任。詹姆斯偉大的貢獻之一是溝通了歐、美的感情。他的作品正如他本人，是跨在歐、美之間的橋樑。他指出了雙方面的做作、膚淺與其他缺點，無非是想使兩大洲的社會在真誠中求進步。在「四次邂逅」中，他指出了巴黎上流社會的美麗陷阱（這可由那位假女伯爵的舉止言談看出）。在「艾思本遺稿」中，他隱約地斥責了頑固不化的女人。（如果艾思本遺稿象徵著人類的遺產，那麼自私的女人便該對人類社會的損失負責。）有關詹姆斯的評論文章真如濯髮難數。其功名也早已蓋棺論定。在此我只想指出，詹姆斯不但在小說創作上居功厥偉，在社會責任方面亦不負作家本色。

紅

色的漢明威」這是本書作者穆納谷的外號。穆納谷，捷克人，只因他是共產黨徒，因而冠上「紅色」二字。但當中東戰事發生後，他因反對政府當局的一味追隨蘇俄意向，而出亡捷克。一九六八年，捷克自由化運動，作者始整裝歸國，正想有所作為，豈知數天後，俄軍閃電入侵，而作者也就從此失蹤。作者生活在共產制度下，獨裁者的事迹見多了，不免要捫心自問：權力的獲得可曾增加任何人甚至自己的幸福？權力的爭奪更可能是民不聊生的主因。因是，他寫下此書，藉描述某位共黨人物的一生，道出久淤心中的話題。正因他曾是共黨的一要員，因此在書中常有一針見血的獨到見解，故有「紅色的漢明威」之喻。

這部書是以「回憶」的方式寫成的。佛蘭克在參加他的朋友——本書一直以「大人物」或「死者」代稱——的葬禮，而憶起這位大人物，如何地從一抗德英雄，轉而為共黨制度下的獨裁者，以至於死，這一連串的「得到權力」「享受權力」「喪失權力」的「滋味」。

那大人物，早期在第二次大戰時，曾是位民族英雄。在暴力下，仍領導民衆，組成遊擊

